

中国考古集

苏秉琦题



华北卷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金元(一)



东亚文库

中国考古集成

苏秉琦题

华北卷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金元(一)



哈尔滨出版社

k87-53

20122

17

《中国考古集成》华北卷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主 编 孙进己 苏天钧 孙 海

常务副主编 蔺新建 孙 泓

副 主 编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绵厚 冯永谦 齐 心 张畅耕 郑绍宗 韩嘉谷

编 者

综 述(一)	孙 海 王 雷 张春霞
综 述(二)	孙 海 贺 平 王 雷
旧石器(一)	孙 海 张春霞
旧石器(二)	孙 海 贺 平
新石器(一)	李晓钟 蔺新建
新石器(二)	蔺新建 李晓钟
商 周(一)	蔺新建 刘 宁
商 周(二)	蔺新建 刘 宁
商 周(三)	刘 宁 蔺新建
战国秦汉(一)	孙 泓 佺俊岩
战国秦汉(二)	孙 泓 张春霞 李 威
战国秦汉(三)	孙 泓 佺俊岩
魏晋至隋唐(一)	孙 泓 张春霞 李 威
魏晋至隋唐(二)	孙 泓 张春霞
宋 辽(一)	姚义田 袁 辉
宋 辽(二)	贺 平 姚义田
金 元(一)	申国俭 刘焕民
金 元(二)	刘焕民 申国俭
明 清(一)	阎中发 贺 平 孙琰琍
明 清(二)	孙 海 阎中发 黎凤春

《东亚文库》编委会

主 编 孙进己
副 主 编 黄凤岐 冯永谦 干志耿 苏天钧
孙 海 孙 泓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干志耿 王 雷 王宏刚 王绵厚 冯永谦 孙 泓 孙 海 孙进己
齐 心 刘永智 苏天钧 刘国有 吴文衍 李品清 李之勤 李英魁
李逸友 李殿福 张志立 张泰湘 崔 灿 孟广耀 周光培 周伟洲
郑绍宗 徐德源 黄凤岐 朝 鲁 蒋秀松 魏国忠 穆鸿利
编辑部主任 孙 泓
校 对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 剑 刘 娴 孙月辉 张晶晶 邹德兰 姜 伟 倪文华 赵锦红
徐 坤 郭妍萍 康欣瑞 黎凤春

《中国考古集成》编委会

名 誉 主 编 苏秉琦
顾 问 佟柱臣 张忠培 朱子方 干志耿 孙守道 李逸友
主 编 孙进己 苏天钧 孙 海
常务副主编 蔺新建 孙 泓
副 主 编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绵厚 冯永谦 齐 心 张畅耕 郑绍宗 韩嘉谷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干志耿 王 侠 王武钰 王绵厚 尹学伟 云希正 田淑华 宁立新
冯永谦 孙 泓 孙 海 孙进己 齐 心 朱德威 刘世枢 刘建忠
苏天钧 张庆捷 张志立 张畅耕 张春霞 李经汉 杨新平 杨富斗
贺 平 赵福生 高 可 阎中发 姚义田 唐云明 黄凤岐 陶富海
韩嘉谷 蔺新建

目 录

金中都	阎文儒(1)
金中都考古的重大发现与辽金城垣博物馆	范 军(6)
近年来金中都考古的重大发现与研究	齐 心(9)
金中都城坊考	赵其昌(15)
从金代遗迹遗物看金中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齐 心(26)
金中都南城垣水关遗址在右安门外出土	祁庆国(34)
金中都水关遗址在右安门外出土	祁庆国 朱志刚(35)
金中都水关遗址	王有泉(36)
金中都水关遗址全面发掘	孙 玲(37)
北京考古成果填补金史研究空白	孙 玲(38)
北京古观象台介绍	薄树人(39)
元大都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的地位——纪念元大都建城 720 年	徐苹芳(44)
关于元大都研究的几点意见	陈高华(46)
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	元大都考古队(48)
元大都城平面规划述略	王璞子(59)
元土城的印象	王 颀 依 群(78)
北京西厢道路工程考古发掘简报	王有泉(79)
谈元大都的城墙和城门	王灿灿(84)
元大都城墙	王有泉(92)
元大都《圣旨特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碑文》校注	宿 白(93)
元大都也里可温十字寺考	徐苹芳(102)
记元大都出土文物	张 宁(107)
元大都遗址出土铁器分析	王 可 韩汝玢 杜蕤运(114)
元大都发掘的青花和影青瓷	郭演仪 陈尧成(122)
从元大都出土的青花瓷器试探青花瓷的起源和特点	赵光林(127)
记元大都发现的八思巴字文物	元大都考古队(131)
北京西绦胡同和后桃园的元代居住遗址	元大都考古队(134)
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	元大都考古队(144)
大兴县发现元代烧炭窑址与明代砖井	王武钰(157)
北京地区首次发现古船	王有泉(158)
北京市发现古船	王有泉(159)
北京金墓发掘简报	袁进京 王武钰 赵福生(160)
北京门头沟区永定镇金墓	李 华(174)
平谷东高村巨家坟金代墓葬发掘简报	杨学林(177)
北京天坛公园内发现古墓	喻 震(182)
北京市房山县发现石椁墓	张先得 黄秀纯(183)

北京市通县金代墓葬发掘简报	刘精义	张先得(186)
北京先农坛金墓		马希桂(193)
金陵丛谈		齐 心(197)
金陵、金、房山及其他		苏宝敦(200)
房山县云峰山金陵		金陵调查队(203)
北京市海淀区南辛庄金墓清理简报		秦大树(204)
北京王佐乡金代女真贵族墓		王武钰(213)
海淀区南辛庄金墓		王 宁(214)
门头沟金代壁画墓		王 策(215)
乌古论元忠等三墓志考略		贾敬颜(216)
金代韩冲墓志考		齐 心(219)
金张岐墓志考——兼论张氏族系		齐 心(225)
金代乌古论窝论、乌古论元忠及鲁国大长公主墓志考释	赵福生	王武钰 袁进京(230)
北京房山区石楼村金代墓碑考		杨亦武(248)
金赵珪墓碣		明 智(252)
北京市密云县元代壁画墓	张先得	袁进京(253)
密云元代壁画墓		祁庆国(257)
朝阳区发现两座元墓		王有泉(258)
北京地区发现两座元代墓葬		北京文物研究所(259)
怀柔梭草村发现元墓		苗富田(261)
万寿寺		(262)
燕京双塔庆寿寺与海云和尚		苏天钧(263)
大庆寿寺及其出土文物	张 宁	刘树林(271)
金中都的琼林苑		于光度(277)
南海子		张 超(281)
中国古代磁针的发明和航海罗经的创造		王振铎(287)
试论出土元代磁州窑器中所绘磁针		(295)
昆明湖中的翁山泊西堤遗址		岳升阳(301)
北京市双塔庆寿寺出土的丝棉织品及绣花	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	(307)
北京牛街礼拜寺两方阿拉伯文的古刻		懿 恭(308)
北京牛街礼拜寺阿拉伯文墓碑来历质疑		姜纬堂(310)
牛街礼拜寺的筛海坟及阿文墓碑无可置疑——与姜纬堂同志商榷		刘盛林(314)
居庸关过街塔考稿		宿 白(317)
北京昌平银山宝塔群调查	于 杰 吴梦麟	赵 迅(331)
北京妙应寺白塔		赵 洛(343)
关于北京妙应寺白塔的创建年代		于 柯(346)
潭柘古寺归云塔		包世轩(348)
万松塔下忆万松		黄春和(349)
北京智化寺发现元代藏经		许惠利(350)
元京畿都漕运使王德常去思碑发现记		容肇祖(359)
大兴发现寂照大师行迹碑		刘振海(361)
房山云居寺《谦公法师灵塔铭》		徐自强(362)
北京护国寺的石狮		贾敬颜(364)
北京门头沟区发现一处金代窖藏		(365)
宋哥窑鱼耳炉		陈润民(368)
金代磁州窑人物瓷枕		故宫博物院总保管组(369)

十四世纪青花大盘和元代青花瓷器的特点	冯先铭(370)
北京良乡发现的一处元代窖藏	田敬东(372)
北京昌平县出土元代影青瓷	马希桂(376)
北京发现宋《满江红》词菱花铜镜	程长新(378)
元青白釉釉里红玉壶春瓶	刘秀中(380)
青白釉艺术杰作——多穆壶	刘秀中(381)
一副金代木桌椅	白荣金(382)
通县唐大庄出土金代陶砚	鲁 琪(386)
北京出土金正隆二年银铤	鲁 琪(387)
故宫藏元八思巴字印及相关问题	叶其峰(388)
北京市发现金代铜则	鲁 琪(392)
记北京发现的元代铜权	高桂云 张先是(394)
元代仿古龙纹三足索耳鬲炉	高桂云(396)
北京市拣选一组元代铅供器	程长新 张先得(397)
永定河西岸出土石犀牛	王有泉 姚润生(399)
元明火铤的装置复原	王 荣(400)
元代棉织僧帽	刘秀中(404)
毛益《牧牛图》	赵苏娜(405)
宋缂丝金龙花卉包首	李英华(406)
顾安《幽篁秀石图》	杨丹霞(408)
元人《揭钵图》赏析	季 弋(409)
元颜辉《李仙像》	文金祥(410)
赵孟頫《自写小像》	穆益勤(411)
九峰道人《三骏图》卷考略及其它	余 辉(416)
琼岛引来紫禁城	秦元璇(421)
玉泉趵突	秦元璇(422)
金、元的盐、漕与直沽	翟乾祥(423)
元代河西务漕运遗存	云希正(427)
宝坻县北台发现古墓	于广坤(429)
蓟县小云泉寺金代遗址	纪烈敏 张俊生(431)
大港区上古林古代沉船	韩嘉谷 张俊生 梁宝玲(432)
天津静海东滩头发现宋金墓	邱 明(433)
大港区建国村金代窖藏铜钱	邱 明 张俊生 梁宝玲(434)
天后宫的建筑历史	魏克晶(435)
直沽第一庙——天妃灵慈宫	翟乾祥(437)
大直沽天妃宫创建的背景和意义	徐宏钧 翟乾祥(438)
石幢金顶	吴 影(440)
两通古碑的历史信息	缪志明(441)
蓟县《御衣局记》碑	李经汉(444)
武清县出土的金元时代银铤	纪烈敏 云希正(446)
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几件元瓷精品	陈 卓(448)
河北省金代长城	刘建华(450)
河北丰宁境内的古长城和金代界壕	张汉英(454)
河北廊坊安次区出土金代遗物	刘化成(458)
河北省青龙县出土金代铜烧酒锅	承德市避暑山庄管理处(461)
金代蒸馏器考略	林荣贵(463)

河北磁县南开河村元代木船发掘简报	朱金升(469)
磁县元代木船出土铁器金相鉴定	中国冶金史编写组 首钢研究所金相组(483)
元察罕脑儿行宫实地考辨	郭 鄂(486)
河北定兴元代窖藏文物	刘来成(489)
滦平县发现元代窖藏	王月华(493)
河北怀安下王屯壁画墓发掘简报	张家口地区文管所(494)
河北滦平县北李营乡发现石棺墓	赵志厚(497)
河北崇礼县水晶屯发现一座金代石函墓	贺 勇(499)
河北蔚县高院墙村金墓	李新威(501)
河北省蔚县元代墓葬	郎英杰 班开明(504)
郸城县砖寺乡发现古墓	王可夫(506)
廊坊市发现元代砖室墓	张兆祥(508)
滦南县发现元墓	李树伟 刘福海 吴晓光(510)
元大德墓为金天德墓	荣孟源(511)
河北发掘元史天泽及其家族墓	南 江(512)
廊坊市永清县发现的史家泽家族墓地碑	刘化成(513)
定州市西关发现元代墓葬	刘福珍(519)
涿鹿发现一座元代纪年墓	贺 勇 陈 信(521)
河北兴隆金墓出土契丹文墓志铭考释	阎万章(524)
河北易县发现元代张弘范墓志	张洪印(531)
河北易县元代张弘范墓志跋	沈海波(534)
丰润县定慧寺调查记	刘苗苗(536)
获鹿龙泉寺文物调查记	孙启祥(539)
扁鹊庙调查报告	张长占(543)
大慈阁始建年代考辨	郭 琿 周圣国(547)
金大定邢州开元寺铁钟考	范玉琪(549)
苍岩山桥楼殿桥建造年代考	傅素月(554)
元氏开化寺碑译释	蔡美彪(556)
新乐伏羲庙大殿复原设计	林秀珍(560)
河北固安于沿村金宝严寺塔基地宫出土文物	金家广(565)
固安县于沿村金代塔基地宫	金家广(584)
窦默和他的神道碑	王书明(585)
河北蔚县玉泉寺至元十七年圣旨碑考略	刘建华(588)
元初名臣刘秉忠书丹《国朝重修鹊山神应王庙之碑》考释	范玉琪(593)
赵孟頫书《蔚州杨氏先茔碑铭》考	刘建华(598)
一通稀有的悉昙文真言坛幢	王国荣(602)
河北宽城县发现经幢石塔	刘兴文 马瑞雪(604)
昌黎源影寺塔内发现张仓卧佛铜佛	王世杰 张朋起(605)
河北隆化金元时期兴州窑发掘简报	姜振利 陶 敏 宫艳君(606)
磁州窑脊饰撷英	张子英(610)
河北曲阳县定窑遗址出土印花模子	妙济浩 薛增福(612)
乐亭县出土的几件白釉釉下黑彩瓷器	陈佩林(615)
河北宽城县发现瓷器窖藏	刘兴文 马瑞雪(617)
磁县发现元玉壶春瓶	张 李 索 吝(619)
保定元瓷窖藏	张士彬(620)
定州市发现元代窖藏	刘福珍(621)

金中都

阎文儒

(一) 引言

金太宗完颜晟天会三年(1125年),灭辽以后,统治了中国的北方。海陵王完颜亮时,以为旧都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县白城子)土地贫瘠,交通不便,不如长城以内的燕京“地广土坚,人物蕃息”,地点适中。因于天德三年(1150年)三月,命张浩、孔产舟等规划设计,征调民夫八十万,兵夫四十万^①,在辽旧城的基础上,开始扩建。营建宫殿的木材,多取自真定府的潭园^②。天德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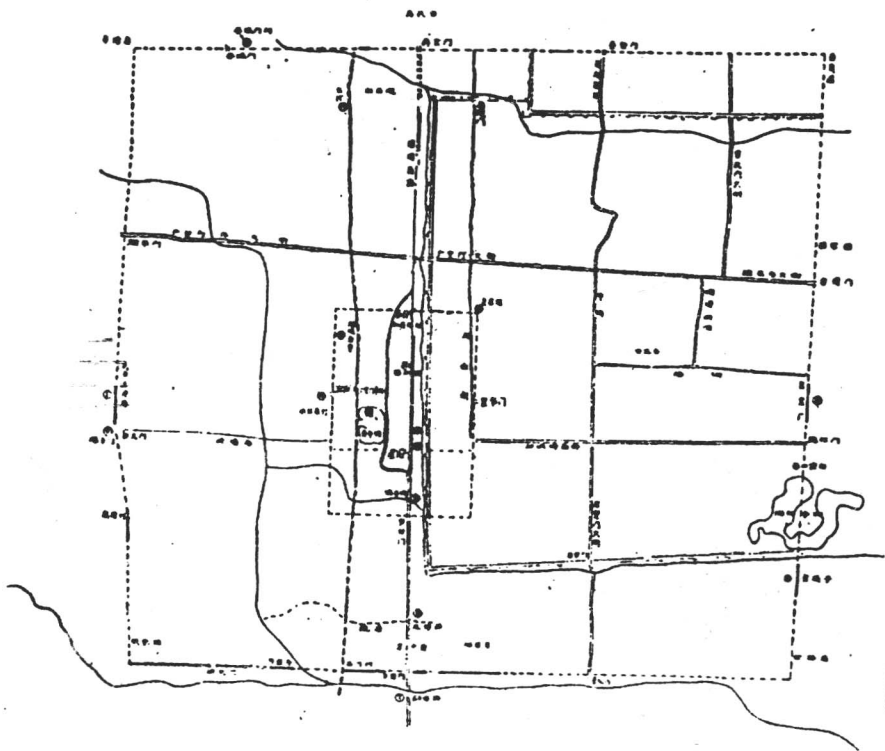
(1152年)筑成,自上都迁入,明年贞元元年(1153年),改燕京为中都府,从此金的行政中枢,就设置在中都城內。金中都扩建以后,元大都及明、清的北京城,虽然向北稍移一些,但仍未完全废掉这个市区,现在的首都,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 中都城的位置、范围和城门建置

中都城在今北京城的西南部,占有内城的西南角,即外城陶然亭以北,直到梁家园南北直线以

西的地带。据文献记载,城的范围,有二十七里和七十五里的说法^③。但二十七里的记载,是许亢宗天会二年(1124年)使金时,还未扩建中都前的情况,是指辽南京城,而不是金中都城。根据去年十二月我们调查的结果,城址情况如下:

西城墙 目前还有许多残迹,分布在今马连道仓库、蝎子门、高楼村、凤凰嘴一带。北端在羊坊店东南角,城根关家园子一带。南端在凤凰嘴村的西南角。这些断断续续的城墙遗迹,每层夯土由



图一 金中都复原草图

5—10 厘米不等。夯土层内发现有唐代的青、白瓷片,宋代的钧瓷、定瓷片,黑釉缸残片,辽、金时代的直纹残砖等。1950 年调查时,在广安门外申州馆以南还看到有许多遗迹,现在仅马连道仓库院内保存有高 4.4 米的残土城(图一之①,图二)。蝎子门有高近 6 米,基底宽近 18.5 米,门口宽近 30 米的遗迹(图一之②)。这个贯通东西的土城口,东对白纸坊街,可能是中都西南的彰义门。西城墙全长近 4530 米。

南城墙 从凤凰嘴西南角东转,沿着村南有自西向东流的灌田渠水一道,应是金中都南面护城河的遗迹。墙基在渠水的北面,东到万泉寺、石门村、霍道口、祖家庄、菜户营等村,也有连续不断土丘形的城墙遗迹,至右安门外大街以东,就没有痕迹可寻了。虽然东南城角,没有遗迹可寻,但从东城遗迹向南作直线,与南城墙相交处,应即今四路通村(永定门车站南)。南城墙全长近 4750 米。

东城墙 四路通以北,是广安门车站,以前有南北一道土岭,叫窑岗子(图一之③)。岗的内外,建广安门车站时,曾发掘几百座汉代及辽代墓葬。现在车站北还有百余米长的土岭。隔护城河,城内是陶然亭,再北是窑台(图一之④)。这些城内外的土堆,都应是中都城的东城墙遗迹。再北是黑窑厂胡同,街道西边,还可看出较高的台地(图一之⑤)。再北为梁家园。明朝时,梁家园外有旧城遗迹,称为萧太后城,当地人们多用这城土来和煤炭,或就之掘作坟地。^④东城墙全长近 4510 米。

北城墙 现在一点痕迹也找不到了。白云观后渠北铁道两旁大楼,就是原来中都北城墙的基址。从这里往西约一公里,有会城门村(图一之

⑥)。过去村东有一石幢,现在还存有一莲花形的幢顶。会城门应是中都北城西边的城门。再西到羊坊店村,就接上了城根关家园子的西北城角。如果沿东城墙的遗迹向北延长,东北城角应在今城内新华街西西夹道一带。北城墙的全长应为 4900 米。

根据调查,西城墙、南城墙还保存着许多的遗迹。东城墙和北城墙,就看不到多少痕迹了。

如果用钜鹿故城出土的宋木矩尺为标准(折合 0.309 米,据罗福颐“传世历代古尺图录”四二图),把调查到每面的城墙折合成为宋里,实际长度如下:

北城墙折合为 8 里 1457 尺

西城墙折合为 8 里 260 尺

南城墙折合为 8 里 195 尺

东城墙折合为 8 里 975 尺

总计起来,共为 33 里 1027 尺。与七十五里的记载,全不符合。如果七十五里的“七”字是“三”字之误,那么与调查到的里数还较符合。

根据文献记载,北魏时代的蓟城,有“洗马沟水,经蓟城南门东流会漯水,再东经燕王陵,陵有伏道,西北出蓟城中。”^⑤既然伏道西北通城内,那么陵当然在城外的东南了。金主完颜亮扩建中都时,把旧城东城外的燕王陵围在城内,大定九年(1169 年)改葬城外时,掘出“燕灵王柩”的题名,证明是汉高祖子燕王刘建的陵。^⑥从这陵墓的迁移,可以说明中都东城是向外扩展了。

又“王沂公行程录”中记载,燕京“子城就罗郭城西南为之”。中都宫殿中的主要建筑仁政殿,就是辽的旧殿。^⑦但中都的宫城,并不偏在西南隅凤凰嘴一带。这又可说明西城墙也是向外扩展了。又今法源寺正殿后台上,嵌有唐景福元年沙门南叙撰的“重藏舍利记”,内有“大燕城内,地东南隅,有悯忠寺,门临康衢”的记载。今法源寺即是唐的悯忠寺,南距中都南城约 2.4 公里,东距东城约 1.2 公里,无论如何不能说在城的东南隅。可说明中都南城,也曾向外扩展。只有北城还依辽城之旧。

中都有十二个城门,“正东曰宣曜、阳春、施仁;正西曰灏华、丽泽、彰义;正南曰丰宜、景风、端礼;正北曰通玄、会城、崇智。”每面正中开三个门洞。^⑧

根据调查,在今北京外城西城墙外,护城河西岸滨河西路,北自白菜仔村,南至白纸坊大街街



图二 马连道仓库院内金中都西城墙遗迹

北,连续不断地有高台遗址。从出土的瓦当、筒瓦、高台址来看,应是中都宫城正中的宫殿遗址。南自鸭子桥到菜户营村南城墙址,北自白菜仔村经白云观到真武庙(真武庙,可能是从金代沿袭下来的名称)。这一条南北纵贯全城的中轴线,南达丰宜门,北至通玄门。应是中都城平面布置的中枢。

丰宜门东,今右安门大街至牛街的这条南北大街,可能是当时中都南城偏东景风门通往崇智门的大街。通玄门之西的会城门,虽然有遗迹可寻,但中都西部已变为田畴村落,通往端礼门大街的痕迹已无从辨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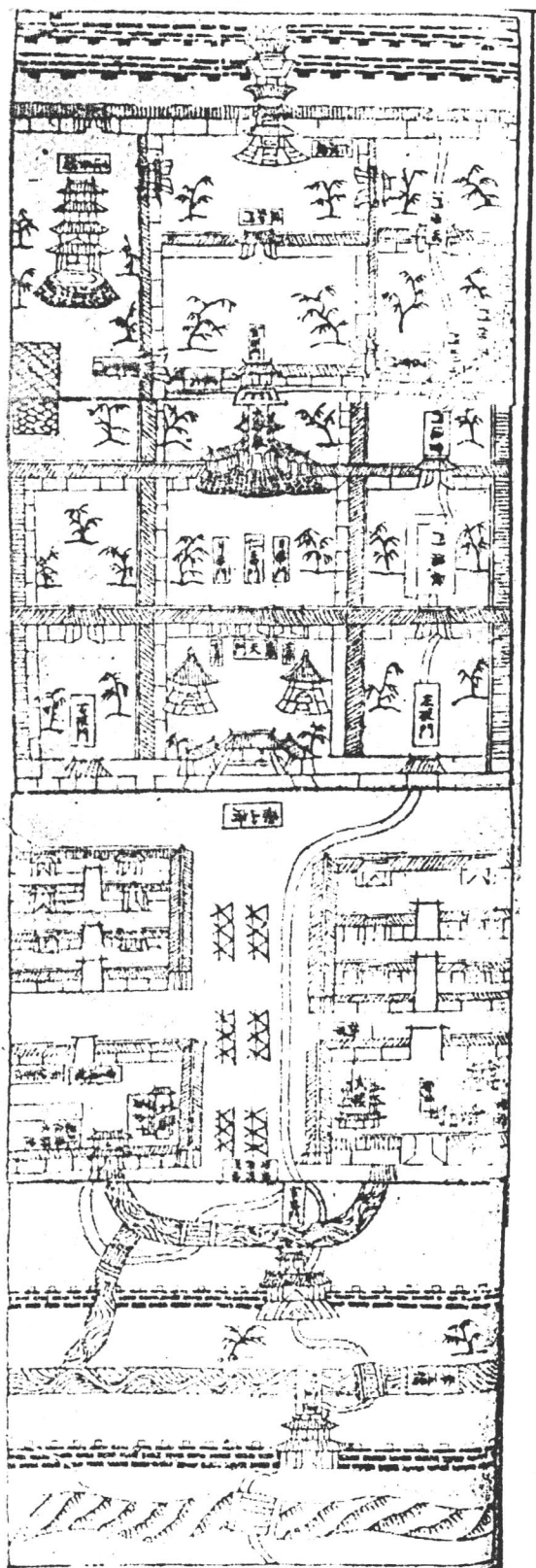
中都的东西横街,从蝎子门遗迹,东至白纸坊西大街,可能是当时从彰义门到施仁门的大街;从广安门外大街东至骡马市大街,可能是当时灏华门到宣曜门的大街;至于北面丽泽门到阳春门大街的遗址已不知在何处,或许在今内城南城墙的附近(图一)。东西横街也可能全部向南推移,今天广安门大街是丽泽门、阳春门大街,蝎子门到白纸坊西大街是灏华门、宣曜门大街,彰仪门、施仁门大街可能是在现在外城南城墙的东西直线上。

值得提出的一个问题,是“金史地理志中都府”条,把北城加一光泰门,因而引起了许多人的考证。其实“大金国志”作者宇文懋昭,就是金人归降南宋的,他当然熟悉中都,但他并没记载有光泰一门。“日下旧闻”引“金图论”,记北城有通玄、会城、崇智三门;“禁扁”中也是三门,没有光泰门。“金史地理志”中,所记的四门,可能因为海陵王太子名“光英”,因尽改国内以“光”“英”二字命名的各名称^⑨。把光泰门改为崇智门,如通玄门又叫清夷门一样^⑩。所以不可过分信赖“金史”的记载而忽视其他文献,把北城多加一门。

(三)中都的内城

金主完颜亮命张浩等扩建中都,首先是修建宫室。内城四围凡九里三十步,内城南门为宣阳门,再北为应天门,正东为宣华门,正西为玉华门,正北为拱辰门;内殿九重,正中是皇帝正位,后面是皇后正位,东为内省,西为妃嫔住所^⑪。又范成大乾道六年(1170年)使金时,也记有进燕山南城正中的丰宜门,北为宣阳门,再北就是宫城正南的应天门。^⑫内城前后二门正对丰宜门,应在中轴线的位置上,因而也可以看出内城是在全城的中央。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

(1)内城内外中轴线上的遗迹 今右安门外



图三 帝京宫阙图

菜户营村南,有从西流来的大渠,这道大渠,就是中都南城的护城河。河上有桥(图一之⑦),人们传说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今已改建),对照范成大的记录,应是丰宜门外的新石桥。城墙内直北400米处,有已干的旧渠,上有小桥(图一之⑧),可能是范成大所记丰宜门内龙津桥下的渠水〔日本贞亨元年(1684年)刊印“事林广记”卷之二“燕京图志”中“帝京宫阙图”叫做夺玉桥。图三〕。再北一公里余,为鸭子桥(图一之⑨),有渠水从西流来,鸭子桥可能是沿袭日本刊印“事林广记”“帝京宫阙图”宣阳门内渠水上的桥名。那么宣阳门遗址,可能在鸭子桥以南了。从这以北,据范成大所记,东西各有廊,西廊转西为会同馆,廊分三节,北为宫城,宫城正南门就是应天门。

(2)内城中的遗迹 鸭子桥村北关帝庙以北,土堆连绵,直到广安门大街南白菜仔村,应是中都内城中轴线九重宫殿的基址。在白纸坊西街城外段与滨河西路交叉处以外,有范围最大的一处遗址(图一之⑩)。在这里采集到兽头形瓦当,各样直文残砖,唐代、辽代的残瓷片。推想这个遗址,可能是应天门内最大的建筑物,也就是元迺贤所题“野花迷辇路,落叶满宫沟”的大安殿遗址。

直北约300米椿树馆一代,基址最高处近4.6米(图一之⑪),采集到与唐两京宫殿遗址出土物相同的磨光黑色筒瓦、板瓦、绿釉瓦片,各种唐、辽瓷片,钧瓷片等。这样大的遗址,推想可能是辽代所建,金仍沿用的仁政殿遗址。

又“事林广记”卷二的“帝京宫阙图”,宫城正中为应天门,后有仁寿门,左右为日华、月华门,门后为大安殿,殿后为宣明门,再后为政和门,门后为仁政殿。殿后为墙,墙后有城墙二重。应天门东为左掖门,后为敷德门,再后为会通门、承明门,东通城外尚书省有集禧门,西通中路有左嘉会门,直北为昭庆门,再北为宫城北墙。应天门西为右掖门,隔一层院,在大安殿正西有池水,西北有蓬莱阁,再北为宫城北墙(图三)。这幅地图与范成大使金时,所说的中都宫殿位次,完全相符。只有会通门东,集英门内太后所居的寿康殿,没有画出。右掖门内的蓬莱殿,范成大没有记载。根据调查,白纸坊西大街城外与滨河西路交叉处,路南的土丘,可能是宫城的应天门一带遗址(图一之⑫)铁道西青年湖(南河泡子),可能是大安殿西的池水(图一之⑬)。蓬莱阁应在青年湖的正北面。虽然图中没

有把内城西门(玉华门)外同乐园中的瑶池、蓬瀛、柳庄、杏村等名胜画进去,但今铁路西小红庙村的南北仍有许多苇塘,未筑铁道以前,苇塘一定是与南河泡子相连接的。推想这些苇塘区域,可能是同乐园遗址(图一之⑭)。与师拓同乐园诗:“晴日明华构,繁阴荡绿波,蓬丘沧海近,春色上林多。”(“中州集”)及赵秉文同乐园诗:“过却清明游客少,晚风吹动钓鱼船。”(“滏水集”九)的描述正相符。又现在的广安门车站西有南观音寺(图一之⑮),位置在南河泡子北,与“帝诣蓬莱殿观音祠烧香,过浮碧池”记载^⑮的位置相符,观音寺村或即因观音祠沿袭下来的名称。

(3)内城范围 根据调查,鸭子桥关帝庙以北到白菜仔村一带,连续不断的建筑遗址长度近1500米。又据“金史”大定二十八年所记仁政殿是辽的旧殿来推想,金内城一定就是辽的旧子城。辽子城东北角有燕角楼,现在广安门大街路南的南线阁街,清末时还叫燕角儿(见“朝市丛载”的地图)。今南线阁稍东老君地的地势较高(图一之⑯),或者就是子城的东北角的燕角楼。

又白云观铁路西有大土堆,一般都认为是辽南京的西墙遗迹(图一之⑰)。如按“辽史”记载,大内在全城西南隅就罗郭城为之。那么,这条城墙,直南恰在铁道西小红庙村一带,也在中都内城西门的南北直线上。根据以上的基点,就推出了中都内城的南北墙基、东北角和西墙等遗迹。

因此我们可以初步认识到,中都内城东墙,是在今南线阁街稍东的南北直线上;西墙在白云观铁道西大土堆南至小红庙村的南北直线上;南墙在鸭子桥以南东西的直线上,北墙在白菜仔村北东西的延长线上,其东隅为老君地。内城的范围,约为5000米,与“大金国志”中所记内城周围九里三十步的数字,是相当符合的^⑱。当然如果确切了解金中都的内城范围,还须正式发掘。

此外,据“大金国志”记载:“内城之正东曰宣华,正西曰玉华,北曰拱辰,……宣阳门即内城南门……通天门即内城之正南门也。”据“事林广记”卷二“帝京宫阙图”看,宣阳门左右有城墙,直北有御路,两边为桎杆,再北为应天门,门左右画出的是一般的垣墙,而不是有雉堞的城墙,与范成大所记宣阳门内廓分三节,北为宫城的记载相符。那么,内城应分两重,宣阳门是皇城的南门,如明、清北京城的天安门,应天门是宫城南门,如天安门内

的午门,来宁馆、会同馆、千步廊、尚书省、太庙等建筑、都应在皇城以内,宫城以外。

(四)中都的城内布置

中都的平面布置,根据以上的调查和文献材料,证明内城东距东城墙近 2300 米,西距西城墙近 1500 米,南距南城墙近 1100 米,北距北城墙近 1800 米,虽然不像辽南京的内城在全城的西南隅,但也不在正中而稍偏于西南。

内城布置除掉宫殿、尚书省、太庙、会同馆、来宁馆以外,玉华门外的同乐园,好像是明、清宫城西北北海万岁山的游览区一样。

城内的市场布置,“金史”和“大金国志”都没有正式记载。但从辽南京来看,“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①。许亢宗使金,路过扩建前的燕京时,也记市在城北^②。所谓城北,应是在城的北面,不是在城的北门外。金海陵王“贞元元年五月,以都城隙地,赐随朝大小职官及护驾军,七月各征钱有差”^③。在隙地上设市征税,可以说明市是有一定地点的。不像宋开封城,到处街巷都有铺店,任人购买。与唐长安、洛阳的都城设计是相同的。

坊里方面,见于文献的有富义坊、奉先坊等^④。但是否有坊门和坊墙,没有正式的记录。可是辽代时,城中坊门都有门楼^⑤,则金时也不见得有很大的变化。恐怕坊的制度,也与唐长安、洛阳城比较接近。

(五)结 语

中国的都城建置,在汉代已经有了可靠的文献记载,又据近些年来简单的考古发掘,可以看到统治者首先要建造的是防备人民攻击的堡垒——宫城,不管这个小堡垒在全城的哪一面,其他建筑,都要围绕着这个堡垒,起保卫作用。宫城以外有贵族等居住的坊里,坊里也有围墙和坊门。市的建置,隋唐以前多数在城外,极少数在城内^⑥。隋唐以来,市场移在城内,固定在几个据点上^⑦。但从北宋建都开封以后,街巷中开始设置了铺店^⑧,元大都也是如此^⑨,明清北京城,商店更是设在大街上。坊里的围墙、坊门,也渐渐取消了。这些都是封建社会后期手工业作坊的兴起,分工的细致,商业交换的频繁形成的特征。

虽然没有更多的金中都的材料来说明封建后期都城发展的特征,但从辽南京、金中都的少许文献材料,可以看出城市的设置与唐长安、洛阳相同,而与宋开封、元大都、明、清北京城有些不同,

足以说明辽、金的文化,许多地方与唐代是接近的。在中国最北方的经济发展上,从金中都的建置这一面来看,辽、金时代可能比中原的两宋较为落后一些。

注:

- ① 范成大:《揽辔录》。
- ② 《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中都路》条。
- ③ 二十七里的说法,是根据许亢宗《奉使行程录》的记载。七十五里的说法,是根据《大金国志》卷三十三的记载。
- ④ 《皇明文衡》卷三十七刘定之《游梁氏园记》。
- ⑤ 《水经注》卷十三《漯水蓟城》条。
- ⑥ 《金史》卷一百二十五《蔡珪传》。
- ⑦ 《金史》卷八《世宗纪》大定二十八年条。
- ⑧ 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三十三燕京制度条。
- ⑨ 《金史》卷八十二《光英传》。
- ⑩ 奉宽:《燕京故城考》(《燕京学报》5 期 896 页)。
- ⑪ 《大金国志》卷十三《海陵炀王上》和卷三十三《燕京制度》条。
- ⑫ 范成大《揽辔录》。
- ⑬ 《日下旧闻》卷三引《金国南迁录》。
- ⑭ 《辽史》卷四十《地理志》。
- ⑮ 《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九《幽州》条引《郡国志》。
- ⑯ 据夏侯阳《算经》,三百六十步为一里。折合尺数为千八百尺。内城九里三十步,等于 16350 尺。按宋钜鹿城出土木尺计算(1 尺等于 0.305 米),合计起来恰为 5052.15 米。
- ⑰⑱ 叶隆礼:《契丹国志》卷 24 引《王沂公行程录》。
- ⑲ 许亢宗:《行程录》。
- ⑳ 《金史》卷四十九《食货志》四。
- ㉑ 《金史》卷一百三十二《纥石烈执中传》:“召知大兴府徒单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广阳门西富义坊,马上与执中相见,执中手枪刺之,堕马下”。又《日下旧闻考》卷三十七:“引北平图经谓奉先坊,在旧城通玄门内”。
- ㉒ 汉长安城有九市,张平子西京赋中记:“廓开九市,通衢带闾”。廓与郭相通,九市全设置在郭外。“三辅黄图”中的九市条,经唐人胡乱窜改,错误杂出,“汉宫阙疏”也是唐人根据当时长安城布置作出的注释,并非汉长安城与唐长安城的布置相同。其实所谓九市的槐市、柳市、直市、交门市、孝里市、交道亭市等六市,“长安志”中已记出俱在城外。北魏洛阳城的市场,除金市外,其余也都在城外。
- ㉓ 隋唐长安城,东、西市移在城内。洛阳城有北市、南市、西市,都设置在城内。
- ㉔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卷三。
- ㉕ 沙海昂注:《马可波罗行记》卷二 84 章注 7(冯承钧译本)。

金中都考古的重大发现与辽金城垣博物馆

范 军

金是历史上第一个正式建都于北京地区的王朝,它的都城——中都,在中国历代都城中特别是在北京的都城发展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公元1153年,金海陵王完颜亮下诏迁都中都(改辽南京为中都大兴府,今北京城西南部),距今整整842年。《金史》记载,金中都是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扩建的,征用民夫80万,兵夫40万营造而成,是当时具有空前规模的一座城市,可惜这座宏伟壮丽的大城仅存62年便毁于战火。时至今日,中都城的地上遗迹几无处可寻,仅存三处长几米的夯土城墙。1990年10月,北京市园林局在右安门外玉林小区建宿舍楼挖地基时,偶然发现了一处建筑遗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为配合施工对该遗址进行了清理发掘。遗址出土后,经专家学者多次论证,确定是金中都南城垣下的水关建筑遗址。被评为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为永久地保护水关遗址并对外展出,北京市决定建立博物馆对水关遗址进行原地保护。于是一座以金中都南城垣水关遗址为依托,旨在科学地保护遗址并通过该遗址和北京地区相关出土文物向人们展示辽金时期北京城市发展变迁历史的博物馆——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诞生了。1995年4月23日,经过3年时间的筹备和建设,在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的隆重纪念活动中,辽金城垣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这座耸立在右安门外凉水河畔的博物馆,平面呈不规则多边形,其外形正是仿照古代城市水关的形式而设计,可谓独具匠心,与博物馆的性质和内容极为贴切。总建筑面积2500平方米,地上二层,地下一层即为被保护的金中都南城垣水关遗址。

作为遗址类历史专题博物馆,基本陈列的内

容主要围绕“金中都南城垣水关遗址”和“辽金时期的北京城”这两个主题进行展开,展览共分五个单元:1. 水关遗址概述及中国古代城市水关建筑的演变;2. 辽金以前的北京;3. 辽南京;4. 首都之始——金中都;5. 金以后的北京。其中第一、第三和第四单元为展览的重点:

一、水关遗址概述

水关是古代城市城墙下供河水进出的水道建筑,又称“水涵洞”、“水窰”、“水津门”等。是由早期城内经城墙下向城外排水管道或渠道逐渐演变而成的。

金中都南城垣水关遗址是一处木、石结构的水道建筑,上半部建筑已毁,遗留下来的基底部分保存完整,平面呈]形,正南北向,南距今凉水河(金中都南护城河)50米,中都城内的河水即通过水关流入南护城河。遗址全长43.4米,过水涵洞长21.35米,宽7.7米。南北两端的出水口和入水口分别宽12.8米、11.4米。底部过水地面距现地表5.6米。水关遗址修建在永定河冲积地带的沙层之上,最下层基础密植木桩,木桩之间用碎石及碎砖瓦、砂土夯实。木桩之上铺设衬石枋木,衬石枋上放置过水地面石,两侧砌石板墙。衬石枋与枋下的木桩使用榫卯结构相连接,衬石枋之间用木“银锭”榫相连接,衬石枋与石板以铁钉相连,石板之间用铁“银锭”榫相连。进出水口及泊岸外侧也钉有木桩固沙,称为“蹧石桩”。木桩、衬石枋、石板之间连结紧密,整体结构坚固合理。最后在水关之

上筑城墙。为建造水关这一宏大的工程,使用了大量木、石、砖、砂石等建筑材料。木桩、衬石枋、木“银锭”榫等使用的木材均为柏木,柏木木质细密。耐腐蚀,是我国古代建筑常用的材质,建水关约用去1800根1~2米长的木桩。石质为青石,约用成材石料530立方米。银锭榫为铸铁,建水关约用了2500个铁银锭。从以上测算建筑材料的数量,大致可反映出修建水关时所用人工的数量也是十分可观的。

水关的位置即在中都城丰宜门和景风门之间的南城墙下。它的发现,明确了西湖(今莲花池)水自金中都城西北进入城内经鱼藻池(今宣武区青年湖)过龙津桥后向东南的走向和经南城墙入护城河的确切地点。水关遗址是现在北京除部分金代城墙(现存金中都城墙有三处,即丰台区高楼村之西墙,万泉寺及凤凰嘴之南墙,为夯筑土墙)外所仅存的金中都建筑遗迹。是现存中国古代都城水关遗址中体量最大的,其建筑形制与宋《营造法式》中“卷(jǔ)水窗”的规定一致,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和水利设施的重要实例。

二、辽南京

北京的建城历史,距今已三千多年。早在殷商时期,北京地区已出现了居民聚落,西周、辽、春秋战国时期,是燕国都城蓟的所在地,是天下名都之一。从秦汉到隋唐的一千多年时间里蓟城一直是我国北方的军事重镇和贸易中心,直到契丹族入主中原。

从辽期开始,北京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作为辽的陪都,从此揭开了北京首都地位的序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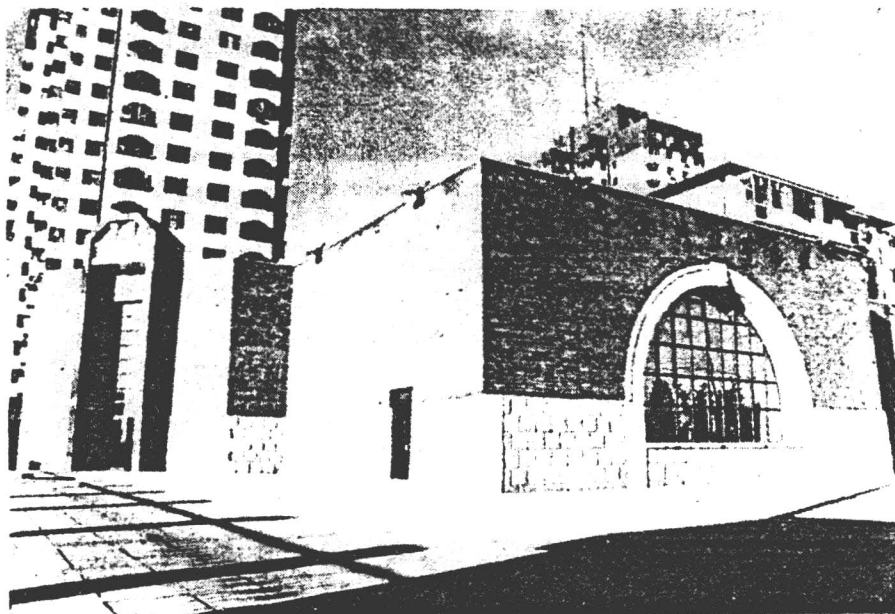
辽朝实行五京之制,上京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中京在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大明城,东京在今辽宁辽阳,西京在今山西

大同,南京即今北京。在辽五京中,南京(又称燕京)是最大和最繁荣的一个城市,其规模大体是延用唐幽州城的旧址,城址位于今广安门一带,周长约27里,城墙高3丈,宽1.5丈,配置有坚固的敌楼战櫓,地窖三重。设有八门:东为安东、迎春,南为开阳、丹凤,西为显西、清晋,北为通天、拱辰。城内由皇城、宫殿、寺院、街巷、市场及球场等组成。大小街道整齐端直,大街为井字形,有4条横贯东西南北的主要干线。城中有26坊,每坊各有门楼,上面刻有坊名,有一些坊名应是唐代的旧称。三市位于城区北部,“陆海百货、萃于其中”。南京人口30万,居民皆着汉服,亦多有胡服的契丹人、渤海人等。辽皇帝经常在外游猎,即所谓“春水秋山”、“四时捺钵”制度,只在春秋季节,才到南京来作短暂的停留。辽历代皇帝崇佛,南京城内及近郊佛教寺院特别兴盛。著名的寺院悯忠寺(即今法源寺),有“悯忠高阁、去天一握”的颂词;现今广安门附近的天宁寺塔,即辽代建的,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之一,也是我国现存密檐式砖塔中较典型的一座。

辽南京是北京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为金中都的创建打下了基础。

三、首都之始——金中都

金朝承辽五京之制,其中都即为今北京。中都



城修建始于金天德三年(1151年),天德五年(1153年)宫城竣,为在布局上尽量模仿开封城中皇城居于中央的形式,因此建城时主要扩展了辽南京的东、西、南三面,各向外扩展3里,城周长37里,实测18690米,略呈正方形。东城墙,在今虎坊桥偏西之南北线上;西城墙,位于广安门外西南凤凰嘴及其迤北一线;南城墙,在今北京南郊凉水河北约70米处;北城墙在今军事博物馆往南数百米,原会城门村旧址。

中都城的布局,采取外城、皇城、宫城回字形重重相套的形式。宫城区位于皇城内中央偏北,其面积与明清北京紫禁城的面积大致相仿。中路为金宫中轴线,主要殿、门都位于中轴线上。西路有御花园、鱼藻池及西苑,鱼藻池之北为妃嫔所居之西宫。东路分布有太子住的东宫、皇后住的寿康宫以及处理国事的内省政务机构。中都的城池、宫殿尽力模仿北宋汴梁城的建筑,甚至拆运汴梁宫殿的门窗构件运至中都,相传今北海公园塔山上的太湖石,就是当年汴梁“艮岳”的遗物。大安殿为金宫主殿,经钻探、发掘,已知其位置在今广安门外滨河公园迎春亭南侧,其夯土基础南北70米,东西残长60米,与文献记载的面阔11间相符。

中都街坊,是由街、坊、市构成。街:中都城有

13门,除东北角光泰门外,每边三门对偶共有6条东西,南北大道。干线多以城门之名命名。如:彰义门街,丰宜门北街,此外还有以古迹建筑命名的街道。坊:唐代以前的坊,是封闭式的布局,建有坊墙,设有坊门,辽南京的坊就是这种布局。中都的街坊设置除延袭辽旧坊的布局之外,在新扩展的城区所设的街坊均模仿北宋开封城的布局,打破了坊墙设置,以街设坊,按巷设坊。这种封闭式与开放式街坊在一个城市中并存的设计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是一个巨大的变革。

中都的陷落,13世纪初,北方草原蒙古族兴起,于1210年对金发动了战争,1215年,攻陷中都,宫殿、城池多被焚毁。元代称金中都旧城为“南城”。直至元末,南城仍有众多的居民。至明代嘉靖年间修建北京外城城垣,中都故城湮没殆尽。

金中都及其皇城布局的设计,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为元、明北京都城的设计开创了先例,元、明、清都城内的布局,大体上沿袭了金中都的布局。

北京文博 1995年2期

近年来金中都考古的重大发现与研究

齐 心

公元1125年,金攻占燕山府后,改燕京为南京,天德元年(1149年)完颜亮弑熙宗而继帝位。1151年颁布《议迁都燕京诏》,1153年宫城竣工,海陵王完颜亮正式下诏迁都,改南京为中都,改析津府为大兴府。“迁都”不仅在金代发展史上标志着一个新阶段,而且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从此,北京正式成为都城,一直沿袭元、明、清,至今,已具有840年的历史。八百年前的金中都是一座宏伟壮丽的城市,可惜兴建不到一百年,就遭到一场浩劫,宫城变成一片废墟,现仅存三处长仅几米的城墙遗迹。建国以来,尤其是近几年金中都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取得了重大成果,为北京史与金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1. 金中都城垣、宫殿区的考古调查始于五、六十年代,许多学者都对此做了大量的调查与钻探,从奉宽《燕京故城考》到周耿《金中都考》。从侯仁之《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到阎文儒《金中都》,初步弄清了城的规模、位置、城内外水系与园林。在此基础上于1990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配合北京市西厢工程这一国家重点项目,进一步开展了金中都城垣、宫殿区的考古勘测与发掘。西厢工程位于今北京城西南部,北至天宁寺(辽塔),南达菜户营,贯穿金中都南北中轴线,涉及重要地下埋藏区。早在战国、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就在这一地区建立蓟城、唐幽州城,尤其辽代陪都——南京城和金代中都城的宫殿区也位于此。为了取得辽金宫殿区基础材料,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共钻探15万平方米,发掘300余平方米,发现夯土13处,路土9处及水井等。其中一处夯土遗迹,南北长约60米,东西残存60米,夯土

厚近5米,参照文献记载,基本确定此处即是金中都大安殿遗址,是在辽宫殿基础上加以扩建的。通过钻探发掘,搞清了辽金时期夯筑特点(一层夯土、一层碎石头、每层约10公分夯实),取得了一批有地层依据的唐、辽、金时期的砖、瓦、陶、瓷等实物标本以及宫廷遗物铜坐龙、铜镜等^①。

1992年3月—1993年4月,配合北京市西客站一期工程,取得的考古成果。西客站工程区地靠金中都皇家园林——莲花池(又称同乐园、西华潭)。在此勘探达60万平方米,较重要的发现:金中都西城墙从申州馆至莲花池的地下基础700余米。测定了古莲花池东、南、北三面界地,找到一段出水河道,及一座湖心岛,在莲花池东部还发现一条年代早于辽金时期的古河道,这对莲花池水域形成年代的探讨颇有意义。古莲花池范围、出水口及诸河道的探明,为进一步研究北京地区的历史地理变迁和金中都供水系统的状况提供了可靠资料。莲花池北门,即广安门外发现了古甘石桥残迹和夯土区,这也为确定辽南京城垣及其护城河的位置提供了证据^②。

金中都南城垣水关遗址的考古发掘,被国家文物局评为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水关(水涵洞)遗址,位于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小区,南临凉水河约80米。水关遗址保存基本完好,规模宏大,是目前国内已出土的古代水关遗址中规模最大、结构最完整的一处。

1990年秋开始,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考古工作者奋战一年,对遗址进行了全面揭露和细致的解剖,取得了水关遗址整体、局部及内部结构等方面的资料。

水关距地表约5米,呈正南北向。河水由城内